

读短跑跨栏组6月21日聚会消息有感



(1969或1970在北京时)

昨天收到了校友原和会子寄来的母校田径队短跑跨栏组于2018年6月21日聚会的消息和照片，勾起了不少回忆，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夜不能寐，遂成下文。

我曾经也是田径队短跑跨栏组的一个成员呢。错过了6月21日的聚会，真是觉得遗憾。大概是因为在当年的新生运动会上很偶然地跑了个百米第一（12秒吧），推辞了几次不成，就阴差阳错地混进了代表队。体育从来不是我的长项，在代表队呆了近三年，还吃运动员食堂，近三年的多吃多占不过使我的成绩仅仅提高了约一秒而已，成绩平平，始终未能突破11秒大关，至今想起来还使人汗颜。

当时我的教练是楼大鹏老师，他一向和蔼可亲，对我很关心。楼老师个子不高，短小精干，平时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跑车在校园里来往。遇到人说话，也并不下车来，一只脚点地，仍然坐在车上，样子超酷。后来教练换了高大的王紫昇老师，也很平易近人，偶尔还和我聊几句家常。他那时大概是体育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吧，反正觉得他言语之间政治词汇挺多。



楼大鹏老师在聚会中

同组队员里头最有名的就是萧学麟了，他大概还是国家队的，百米成绩10秒多，平时不大见面。萧学麟跑百米有一个特点，起跑前听到“各就各位”的口令时，他先是双臂上扬，同时深深地吸一口气，接着往上方一跳，然后才蹲在起跑线前。我曾经邯郸学步，模仿他的样子。样子学到了，成绩却一点儿没见提高。组外呢，最有名的就是韩菊元大姐了。她可能破过铁饼的全国纪录，为人却很谦和，一点儿架子也没有，平时总是面带微笑，对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也是客客气气。

田径队里和我关系最近的是邝征祥。他比我高两级吧，身体精瘦，所以大家都叫他邝猴儿。他跑400米和400米中栏，跑起来有拼命的劲头，我一直把他当成学习的榜样。一次高校运动会400米决赛，他和另一学校的运动员几乎同时到达终点。在最后一刹那，他的身体向前一扑，胸部稍微提前闯线，取得了冠

军，人却倒了在地上，鼻子上满是血迹。我和邝征祥来往很多，经常一起吃饭、一起锻炼、无话不谈。记得他毕业前做实验的时候，我还曾手提两个保温瓶，大老远地换几次车到东郊去帮他买干冰呢。

同组的队员现在叫得出名字的还有谭其滨和金物68的杜云波。我有时不务正业，还常同杜云波讨论相对论呢。记得我们有个女队长（组长？），名字忘掉了（也许是在下面11人照片中李文燕老师右侧的那一位学姐？），她跑的姿势，特别是双手前后摆动的姿势极为优美潇洒。还记得的就是她也着迷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和我谈过读陀氏的心得。也还记得队友施非，照片中模样依稀可辨。不能忘记的是一次高校运动会，女子4x100米接力，前面提到的队长跑第一棒，施非第四棒，只见棒传到施非手里以后，她如离弦的火箭一般，连续超越了两人，取得了决赛第一名，到终点时超过第二名几乎有一米之多，观众席上一片狂呼。此情此景，犹如昨日一般，仍在眼前展现。施非大约也喜欢文学，不过她们都是队里、院里的佼佼者，我自惭形秽，很少主动前去攀谈，平日的来往也不太多。



6月11日聚会中短跑跨栏组的女队员和教练

照片的十一个人里，我只认出了左边第一人的施非。人说中间穿黄色上衣的是李文燕老师，我无论运用何等的想象力也难以识别，其他人更不敢认了。要是斗胆瞎猜的话，如前所说，李文燕老师右边的是队长，名字叫不出了；左2兴许就是韩菊元大姐？左3也许是前面说过的跑4x100米接力第二棒的队友，好像姓蔺，名字忘了；跑第三棒的队友是来自天津的一个队友，身材娇小，活泼爱笑，好像有个外号叫“小嘎巴豆儿”。她要是也在这11人里的话，兴许是右2或者右3，左4也不无可能。

参加聚会的多是女队员，不知为何男队员很少。不见谭其滨和杜云波。好像男队也有个队长，是个东北小伙，身材匀称，100、200米跑的都好，跑姿也很优美。这次聚会里也没有他，当然也没有我十分心仪的邝征祥。

原来的酷小伙儿楼大鹏老师有些像个官员了。形容面貌变化相对较小的是王玉璞老师。王老师对队员的训练要求严格，而且观察力、模仿力超强。有一次他对我跑的姿势评判道，“像是蹲着跑。”接着用夸张的姿势模仿我的动作，令人忍俊不禁。接着又安慰我说，“不过步子倒挺大。”有批评，又有鼓励，典型的王老师的训练方法。再回到上面的照片吧，有哪位辨认得多一些的，指教我一下，如何？



王玉璞老师

晏殊有词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当时还是年少的我，也把别离看成区区小事，一点儿没有上心。大概是把未来的日子看作是像大江大河的水一样无穷无尽吧，所以对曾经的相处根本不懂得珍惜。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离开代表队的，更不记得离开时和别的队友交换过信息没有。所以那时的一别，竟似永诀，以后天各一方，各自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彼此再无联系。要不是这次见到了聚会的照片，那段青春年少、神采飞扬的时光大概就会从记忆中永远被抹去了。到了今天，两鬓已改，年华老去，倒是觉得当年的一切都弥足珍贵，正应了普希金所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回忆。。。”

我自1968年毕业后先后在太原和天津工作。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和随后的出国研究生考试，1980年6月来美国。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大学和其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学习和工作。2003年9月我曾应邀到母校讲课，出席讲座的还有王润校长（我读研的导师）、刘国勋老师（《金属学》的授课老师，我从刘老师那里受益不浅）、肖耀福老师、和张茂才老师等，可惜无缘见到体育界的老师和队友，恐怕那时候连我参加过体育代表队也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吧。



2003年9月在北京科大讲课后的合影。后排是钢研总院和北工大的几位老师，左2、3、4分别是肖耀福、王润、刘国勋老师。左1是高温合金的老师，非常之熟，有一次在华盛顿 D. C. 参加高温半导体会议还见过呢，现在居然想不起名字了！

呜呼！自离开短跑跨栏组，忽忽五十三年过去。光阴荏苒，斗转星移；人世巨变，面目全非。姑录宋诗一首，略表心境。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在此谨遥向楼大鹏、王紫昇、李文燕、王玉璞诸位老师，向施非队友以及其他我还辨认不出，也叫不出名字的老师 and 队友转达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我现居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东北郊一小镇，如日后有机缘能与几位短跨队友或母校学友小聚、促膝交谈，实为余生中之大幸也！（或许不久以后还会有短跨组再次聚会的机会？期待着！）

石泓 谨识，2018年7月7日于 Atlanta, Georgia。



还找到了一张我在短跨组时在大操场锻炼时的照片呢。